

晾霉

□叶龙虎

这几天时晴时雨，连空气也是湿漉漉的，我这才想起：入梅了。

“梅实迎时雨”，这是唐代诗人柳宗元《梅雨》诗的开句，意思是说黄梅成熟的时候，雨水特别多。我们江浙一带把这段时间称作黄梅时节或梅雨天。梅雨天开始称“入梅”，结束称“出梅”。因为这段时间雨多、潮湿，衣物容易发霉，所以入梅、出梅又称入霉、出霉，梅雨天也可以称作霉雨天。

其实，梅雨是初夏向盛夏过渡的一段阴雨天气。初夏时期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暖湿空气相当活跃，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还十分顽强。这样，冷、暖空气在这一带对峙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各不相让，处于拉锯状态，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降雨带，从而带来了持续的阴雨天。这条雨带，南北方向会做小幅摆动，当冷空气加强时，它稍微南移；当暖空气加强时，它又重新北抬。所以，雨带的南北宽度不是很固定，大约在两三百公里之间。但是，雨带的东西长度可达2000公里，横贯了长江的中下游。只要是处于这条雨带的地区，就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，时不时还有大雨或暴雨降临。

入、出梅的天气现象，在现代气象、气候学中有比较科学的标准：入梅：其前五天内至少有三天的日平均气温大于22℃，而入梅后的头五天，必须有四天下雨；出梅：时日前后日平均气温必须大于27℃，最高气温大于30℃，且连续6天以上无

雨。在这以后，即便再出现持续多天的阴雨，也属于“夏雨”而不属于“梅雨”了。

正因为有了入霉、出霉，民间也就有了晾霉的习俗。

旧时，寻常人家的衣服本来就不多，有的甚至是“黄鼠狼独张皮”，最多有一件洗换的衣服罢了。家具也就一只衣橱、一只被柜加几只箱子而已，衣服都要叠得方方正正的，才能放进箱子，而不是像现在又是更衣室，又是连成排的衣橱，衣服是挂在衣架上的。每到换季，要把搁在箱橱上面的箱子拿下来，把当季要穿的衣服拿出来，再把洗干净的、不穿的放进去。等到出霉，选一个好天气，将箱子内的衣物再拿出来晒在太阳底下。这就是“晾霉”。

于是，出霉后的那几天，只要有好天气，大家就会看到家家户户的院子里、屋檐下，“三脚”上架着长长短短的晾杆，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厚棉被、棉袄、夹袄，晾霉俨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晾霉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一般上午八九点钟晾出，下午两三点钟就可以收进了。小孩子这时候也会像模像样地帮忙，把大人用藤拍拍打过的、已经晒得发烫的衣物抱进屋里。这时候已经蓬松了的棉被、棉袄特别松软，抱在怀里能闻到晒进棉花里的阳光的味道。到了晚上，母亲将已经凉透了的衣物叠好，然后放进箱子、被柜。放衣服时，孩子也很乐意帮忙，先是屁颠屁颠被母亲差去街上买樟脑丸，然后一颗颗用纸包好再塞进衣服的口袋里。放

樟脑丸是旧时防止虫蛀的做法，这箱子从此又要被冷落了，等到天冷换季才会取下来，平时不再打开。

头一次晾霉的记忆，是爷爷晾晒自己的寿衣。那天，爷爷把搁得很高的一只老式皮箱取下来，我发现里面的衣服并不是平时穿的，都是像绸缎被面一样的料子、颜色，有长袍还有瓜皮帽。爷爷告诉我，这是他的寿衣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下午，他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衣服收进箱子里，还专门磨墨，剪了两条白纸交叉粘在箱扣处，郑重其事地写上“拾年后再开启”、“一九五四年六月”。那一年，我3岁，爷爷78岁。当然，这些字是十年后将箱子取下来时才读懂的，当时我已经读四年级了。不过我一直耐闷，爷爷是怎么预见他十年后会去世的？应该是巧合吧。

说到爷爷，我十分怀念他在世时的每一个夏晚。晚饭后他就吩咐我把帆布躺椅搬到檐头口。我支好后先爬上去躺一会，等爷爷洗刷好出来再让给他。爷爷躺下后摇着蒲扇，我坐在他旁边的小凳子上，墙角水缸边的花坛里还有许多盛开的凤仙花、鸡冠花和茂盛的鱼腥草，萤火虫们在夜色中一闪一闪。我缠着爷爷讲故事，祖孙俩一起乘风凉，是我童年时光里最温馨的记忆。

母亲的蒲扇

□叶海波

艳阳，热浪，似乎一步入夏，而且是炎夏。看来在季节面前一切都得顺应，别无他法。

夏天，怕热是通病，于我，最怕的还是蚊子。某夜，果然被蚊子骚扰，我进敌退，我退敌进，嗡嗡声不绝于耳，咋办？印象中，床头柜上似乎有把扇子，伸手一摸还真有，心下窃喜，武器在手，不惧无忧。

摸着这扇子，睡意全无。这蒲扇是去年母亲给买的，一幕幕历历在眼前。

浙南的天热得快。往年，老妈一开始打扇子，就会想到在浙北的我，于是电话那端就飘来“给买两个扇子，要吗？”我总厚颜无耻地满口说好。有时，立夏一过，老妈看到市日里模样俊、编得密实的扇子，先买着，放着，候着。待我返甬时，连同吃食菜蔬一并被老妈塞进后备箱，到了才发现又有新蒲扇了。

家里还有把老旧的蒲扇，有年回城，热天暑地的，那时的姐还得枕着我的膀子睡一路。母亲摇着扇子送我们，车正缓缓驶离。突然，老妈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追了上来，将手中的扇子递进窗，“扇子带把，路上好扇，好遮日头。”这样，这把沾着老妈手汗的蒲扇，就来到了宁波。

这蒲扇外形椭圆、秀气，不似别处

的呆头呆脑。新的时候呈青绿色，摇着摇着就泛黄了。老家的蒲扇是用席草编成的，一扇，风里有隐隐的席草香。席草柔韧，弹性好，不用担心扎到孩子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身子底下压着蒲扇却全然无感是常有的事。

母亲的这把蒲扇，背面有五根扇骨，当中的一根，仔细看有几个淡淡的字，写着母亲的名字，应该是她自己写上去的。当时还暗想，一把小扇子也挂上大名，有点锱铢必较吧。转念一想，其实不然。老家的街坊邻居是互相串门的，很多器物家家都有，家家类似，经常还互借。大到工具，小到碗碟，都写有名字，各家各户一清二楚。退个二三十年，还养着鸡鸭，连它们也被记了号。小崽子一抓来，要么用绳子在脚上或翅膀上绑红绳，要么用漆在哪个部位染颜色。这样一群鸭子在池塘里扑腾，各色各样的，每个孩子一眼准能认出哪个是自家的。

记忆中的小时候，就是在母亲摇着的蒲扇底下入睡的。长夏夜晚，一灯如豆。躺在竹席上，像烙大饼，这边睡热了，翻到另一侧。我一喊热，母亲的蒲扇就摇起来了，我乖乖地转到里侧，后背上立马拂来一浪一浪的凉风，手抠着蚊帐的网眼，不一会儿就睡沉了。那时的我，总在后悔入睡太快，不能多享受

这徐徐凉风。殊不知，母亲用蒲扇摇大了四个孩子。

母亲个子大，怕热，一大家子人，光管吃管喝就忙乱得很，好在母亲能干，会安排。夏天烧饭热火朝天，往往饭菜上桌，母亲已经一身大汗。尤其是晚饭，我们几个上桌食指大动，母亲洗把脸，先摇会儿蒲扇，歇会儿凉。有时会站在我们身后，满足地看我们吃喝，得意地听我们对菜色的点评。

蒲扇，对于夏天的母亲简直是标配。睡觉有它，吃饭有它，到外头这家那家串门还是带着它。既送凉风，又拍蚊蝇；太阳底下挡脸防晒，一旦下雨，又可盖头上挡雨。碰上大清早，要起煤饼炉子，母亲的蒲扇又摇身一变成了“煽风点火”的工具。一旦我们几个吵架顶嘴，惹得母亲窝火生气了，老妈手中的蒲扇便倒转过来，成了惩罚我们的“戒尺”。这时我们中犯错的那个准抱头鼠窜，先逃了再说，留下的几个也变机警了，乖乖地该干嘛干嘛。这时的蒲扇是让人发憷的。

而今，记忆中的旧物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渐行渐远，似乎只能顺应潮流。然而，念想是可以踏上来时路的，一遍一遍地重回那个夏夜，蛙声如鼓，流萤似火。